

长篇小说

天下第一庄

套中套 局中局 顶级庄家袖里乾坤兴风又作浪
计中计 骗中骗 资本巨鳄疯狂上演空手套白狼

李德林◎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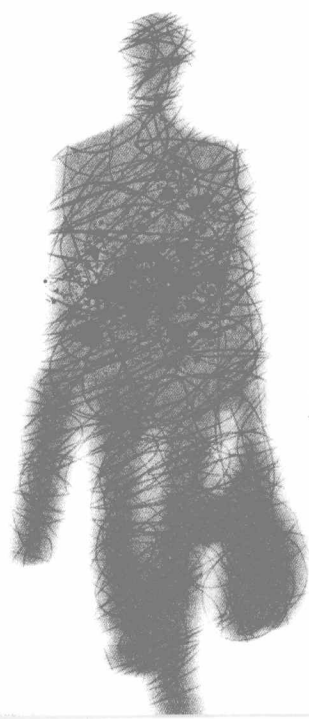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天下第一庄

「长篇小说」

李德林◎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下第一庄 / 李德林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99-2550-9

I. 天…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971 号

天下第一庄

著 者: 李德林

责任编辑: 于奎潮

文字编辑: 曹红凯 程军川

装帧设计: 武未未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85 千字

印 张: 16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99-2550-9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李德林，《证券市场周刊》主任记者、多家网站专栏作者，曾经撰写了颇具影响力的《通威挥师东进欲吞蓝田》《中国首富10亿包装桂林山水》《股市神道》等多篇重量级报道。2004年出版《德隆内幕》入围“2004年度最受中国企业家欢迎的十本商业图书”，2007年出版股市长篇纪实小说《阴谋》。

万人头上起英雄，
血染河川日色红。
一树李花都惨淡，
可怜巢覆亦成空。

——《推背图》第九象

责任编辑：于奎潮

封面设计：武未未'Studio
wuweiwei_studio@126.com

楔子	1
第一章 夺金联盟	3
第二章 虎皮幌子	17
第三章 八月激情	31
第四章 峰巅谷底	41
第五章 将计就计	58
第六章 无影妙手	78
第七章 龙压地蛇	95
第八章 黑碰黑吃	109
第九章 黄雀伺后	122
第十章 巧舌如簧	133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移花接木	142
第十二章 内鬼魅影	153
第十三章 嗜血凶狼	165
第十四章 尔虞我诈	175
第十五章 树大招风	184
第十六章 祸起萧墙	198
第十七章 反攻倒算	209
第十八章 兵临城下	220
第十九章 穷途末路	229
第二十章 梦断南墙	238
尾声	249



静静的瑞丽江畔。

江面有些浑浊，晨光照耀在江面上，一道道耀眼的光圈反射到欧阳笑天蜡黄的脸上。欧阳笑天望着前方，宽广的瑞丽江银蛇似的从南坎县城北边蜿蜒擦过，背后是郁郁苍苍的山峦，森林茂密。只要蹚过这条在傣语中称为“白雾笼罩”的河，进入依山傍水的缅甸南坎县，身后的一切哭泣、血案、绝食就跟自己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一切烦恼、悔恨、压抑、失落就彻底解脱了。

欧阳笑天看了看手腕上的劳力士手表，才早上6点，边防站的大门紧闭，河边没有一个值班警察。欧阳笑天目测了一下河的宽度，凭自己的游泳能力，蹚过瑞丽江不成问题。欧阳笑天不由暗自说声：天助我也。

突然，一只破旧的木船驶进了几块木板搭成的简易渡口，一时间大量边民涌向了木船，欧阳笑天也混杂在人群中涌向了木船，不到10分钟，木船上挤满了面黄肌瘦的男女老少，船夫猛一拉船尾的小发动机，船尾突突冒起一串黑烟，木船直奔南坎县而去。

欧阳笑天夹杂在偷渡边民中，在忐忑不安中过了瑞丽江，漫无目的地走在南坎县的大街上。行人稀稀拉拉的，这座森林中的县城显得有点冷清，街道两旁开店的缅甸人眯着眼睛晒着太阳。欧阳笑天望着他们，很是羡慕。

欧阳笑天走到了南坎县有名的装多禅山寺。装多禅山寺周围古树森森，鸟鸣

声声，流水淙淙，金灿灿的主寺被山林清流环绕。阳光透过碧绿参天的大树，洒下斑驳的光影，川流不息的过客让这座幽静的寺庙喧嚣起来。在熙来攘往的善男信女中，欧阳笑天远远望着高大的佛祖，心慢慢地寂静下来，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世间的浮华，商场的博弈，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他的心情从没有如此平静过。

转眼间，月亮爬上了装多禅山寺，银色的月光温柔地倾泻进缓缓流动的溪流里，泛起点点波光，梦幻似的荡漾开来。细风吹过，旁边的树枝婆娑起舞，有如苗条的傣族少女美妙的身姿。溪边偶尔传来的蛙叫为这无尽静谧的夜色增添了几分生趣。

欧阳笑天抬眼望了望清冷的月色，忽然怀念起母亲布满皱纹的脸。

欧阳笑天脑海里不禁又浮现出鼎新系股票所经历的疾风暴雨，那是一场一落千丈的大雪崩。大盘“跌跌”不休，2000家营业部疯狂抛盘，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租赁，金融领域的所有企业同时扑向鼎天……一时间黑云压城，天昏地暗！

杜洋的号啕大哭犹在耳边，500亿人民币已经灰飞烟灭，成为昨日的记忆。上万人如潮水般涌向了鼎新，声嘶力竭地怒吼着：“还我钱来！”金融监督稽查委员会、证券监督稽查委员会联合行动，证券刑事犯罪侦查局警察四面出击，追命警笛声声入耳。一路逃窜，亡命天涯。

欧阳笑天长叹了一口气：自己风光一生，历经多少浮浮沉沉，多少血雨腥风——朋友陪自己一路真刀明枪地厮杀，血脉相连的兄弟却最终背信弃义，五光十色的女人只是生命中的过客。“商场上没有人性，只有狗性！”“没有绝对的忠诚，关键看诱惑有多大！”

他忽地站起身来，迈着大步在木屋里转着圈子。他恨，恨自己有眼无珠，信错了人；恨这个世道为什么不再给他一个机会，非要把他辛苦得来的一切夺走；更恨李向东对自己的穷追不舍，让自己在接近成功的最后一秒前失去所有的一切！

一张张或清晰或模糊的脸飞快地在欧阳笑天的眼前闪烁，个个都挂着诡谲的笑容，他们的笑声是那么尖锐刺耳——这些人见证了他从寂寂无名走向灿烂辉煌的豪情壮举，又在看见他的失败后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欧阳笑天感到胸口阵阵巨痛。

所有的这一切是从汉正义教会了自己商场的生存法则开始的，还是从王婷婷弄来起死回生的3000万开始的呢？

第一章 夺金联盟



深圳，一间豪华的办公室内。

欧阳笑天不安地抱紧了手中的帆布袋子，这是他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东西。

对面大班椅上坐着的人叫汉正义，60多岁了仍然红光满面，肥肥的一张脸上，眼睛被浮肿的眼皮挤得只剩下一条细缝。隔着一团团雪茄烟雾，欧阳笑天斟酌着自己该如何说服这个华裔大鳄。

欧阳笑天小心翼翼地往前挪了挪身子，尽可能地向汉正义靠近一点。自从上一批货款打到汉正义指定的银行账户，一年时光在漫长的等待中过去了，欧阳笑天一直没见到汉正义的人影，经过这一个星期的守候，今天终于能跟这个驰骋东南亚的大鳄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了。

汉正义的眼睛里有一丝不屑。

欧阳笑天的心跳一点点加快，又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希望能调整一下自己紧张的心情。汉正义缭绕的雪茄烟雾飘到欧阳笑天的脸上，让他一阵恶心，一股火苗顿时从心底蹿了上来：妈的，今天一定要让这个老东西把话说清楚！但欧阳笑天还是尽力克制着自己，让自己的语调平和一点：

“汉老，当初您找到我的时候，说希望把西齐作为您整个中国市场开发的前沿。出于对您的敬仰，我将老本都贴出来，从您手中买回了第一批电脑，如今这些电脑被发现是早报废了的；还有，我贷的第二笔800万货款早就打给了您，至

今却没有给我一台电脑，您这是把我往死路上逼呀！”欧阳笑天越说心中的火苗越往上蹿得厉害。

汉正义缓缓地吐了一个烟圈：眼前这个年轻人脸庞轮廓分明，脸颊上一条条的肌肉仿佛是竖着长的，黝黑的皮肤衬着浓眉大眼很是精神。这双眼睛炯炯有神，透着坚毅和果敢，此刻显得有些焦急，笔直的鼻梁细细密密地布满了一层汗珠，他已经无数次地舔过干裂的嘴唇了，额上的三条皱纹也古怪地皱了起来。

汉正义心里冷笑了一声：这个小年轻干劲挺足，可惜是个小角色，这样的人我遇到的太多了，他们都是跳梁小丑，都是寄生虫，想寄生在我汉正义这棵大树上，图谋有一天飞黄腾达。这都是些幼稚得有点可怜的家伙，他们成为牺牲品不足为奇。对于这种没什么利用价值的人，早点让他明白事理也省些力气。

“笑天，既然你亲自来到深圳，那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当初我找你也不过是我在西齐站稳脚跟的需要。中国市场是块大肥肉，而我是个嗜肉成性的人。这块肥肉啃起来手续复杂得很，找一个跳板就事半功倍了。”

欧阳笑天的眼皮痉挛了一下：看来这个老鬼是成心要踩着自己的尸体来完成他的扩张了！就算把我当跳板，也不应该弄些烂东西来骗我呀！尤其是最后一次货款发出都一年了，连个烂东西都没有，生意场上竟有这样吃肉喝血的游戏规则吗？

想到此处，他心中翻江倒海，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一根根绯红的血丝横七竖八地布满了双眼。

汉正义盯了一眼冲动又不敢发作的欧阳笑天，心里有点得意：想当年我汉正义创业的时候，那个南洋鬼不也是这样对我的吗？

“汉老，您是不讲道义了？”想起自己这六七年来用心血和汗水建立的这点家业被这个恶心的老家伙给毁了，欧阳笑天眼球都快要涨破了。

“嗤——”汉正义轻蔑地喷了一口气，“道义？笑天，做生意要是都像你这样规规矩矩，何来奸商之说？”

汉正义明白，自己的举动足以毁掉别人的一切，但是他从来都不是慈善家，对他来说，只因为眼前这个年轻人看上去还有点血性，有点自己当年的风采，不然他见都不会见的。在商场上多年的摸爬滚打已经彻底地冷却了汉正义的血液，这是一个不讲人性也不讲规则的人，唯一让他兴奋的只有金钱。毕竟多少年之前，别人也是这样对待他的。

“想要干一番事业的男人，一定要有点血性，还要有点狗性。该冷血的时候，

你就是一条狗，一条毫无人性的狗。达尔文说得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生存是最残酷的，商场的生存也一样！”这就是汉正义的进化论。

家里的四兄弟之中，母亲最担心的就是调皮的欧阳笑天。高中毕业，怀揣企业家梦想的他却阴差阳错被石油学校录取，于是退学复读，第二年总算考入了华北工业大学。也许是命运弄人，欧阳笑天却被土木工程系录取，枯燥的大学生活让他离梦想越来越远。

那时，欧阳笑天整天泡在学校的图书馆，米尔肯、巴菲特、索罗斯等一个个名字跃入欧阳笑天的眼帘，垃圾债券、股票投资等这些名词留在他的脑海里。看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财富故事，他每每想象着自己也能成为中国的米尔肯、巴菲特，但随即黯然失笑：这不是扯淡嘛，中国又没有证券市场，怎么可能有米尔肯、巴菲特出现？

寒假已经结束，母亲越来越觉得不对劲：欧阳笑天怎么还没有回学校上学的意思呢？整天不回家，在外面不知道忙什么。“你怎么还不回学校？”母亲忍不住问欧阳笑天。欧阳笑天笑嘻嘻地告诉母亲：“妈，不去了，我跟高中时候的几个同学正在筹备一个冲洗店。”

母亲非常了解自己儿子的脾气，只要他决定的事情，任何人都改变不了，母亲只好无奈地望着他：“读书有前程，你现在可要想好呀。”“妈，你放心好了，你的儿子将来一定是中国最有钱、最有抱负的人。”

1986的春天，欧阳笑天连同高中同学王奎、蒋秀丽等人，在家乡西齐市成立了铁哥们冲洗店。效仿在书上看到的案例，为了扩大铁哥们的业务，欧阳笑天跟同伴们整天泡在商场、百货店，只要能放下一尺宽的小柜台的地方都有铁哥们冲洗店的连锁柜台。

当年的12月，西齐市下了一场10年罕见的暴风雪，欧阳笑天与王奎等人围在火炉前盘点“铁哥们”的盈余。80万元，整整80万元！欧阳笑天拿起西齐老窖咕咚噜一口气半斤下肚，第二天一觉醒来，发现王奎的头死死地压在自己的胳膊上，正呼呼大睡。欧阳笑天扳开了王奎，“铁哥们”应该有个长远规划了。

谁能想到，这是一个噩梦的开始。

欧阳笑天用这80万元成立了鼎新农业公司，从做面粉到跟供销社合作经销化肥，折腾了四年却没有一分钱的盈余。欧阳笑天却依然兢兢业业地为自己的“铁哥们”和鼎新农业奔波着。他知道，自己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一个让自己发挥的机会。而这时，汉正义出现了。

汉正义早年出国，混迹于东南亚各国，曾经与当地军阀交手，现在成为名震东南亚的华裔巨富。汉正义的传奇经历让欧阳笑天热血沸腾——那是一种混合了崇拜、憧憬和跃跃欲试的灼热，强烈刺激着欧阳笑天的心脏和大脑，自己苦苦等待的机会就是这个叫汉正义的大资本家。

当时汉正义正在筹划开拓西北电脑市场，西齐市是大西北的重镇，汉正义希望能通过在西齐市站稳脚跟、打开西北的市场后再打通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的电脑市场。但是汉正义对西齐市不熟悉，短时期打不开局面。经过与欧阳笑天一番交谈后，汉正义觉得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很有潜力。

面对这个新型的产业，再听了汉正义的一番高谈阔论，欧阳笑天觉得好机会不容错过。既然这个胖子在西齐没有代理点，如果按照运作铁哥们冲洗照片的模式，一旦成功，将来整个西北市场的代理权、甚至中亚市场的代理权都可以跟汉正义进一步谈判。这简直就是老天送给自己的发财机会。欧阳笑天没有跟铁哥们以及鼎新农业的股东们商量，当即在深圳拍板，代销汉正义的进口电脑。

生意似乎进展得非常顺利。鼎新农业成立了子公司西齐科技公司，到银行贷款500万，购买了第一批电脑。欧阳笑天在短短两个月时间内就将这些电脑销售给了西齐第一中学等单位。第一次回款后，西齐科技追加了300万的贷款，准备进更多的货，并按照约定将预付款打到了汉正义的账户中，结果整整一年，到了1992年的6月，汉正义的电脑仍迟迟没有到货。

此时银行的贷款马上就到期了。在欧阳笑天来深圳之前，西齐第一中学已经反映，部分电脑出现了问题，有黑屏现象。欧阳笑天现在已不指望汉正义给自己西北市场的电脑代理权了，只希望他能尽快发货或者退钱，如果他还能发发善心，按照承诺回收西齐第一中学的问题电脑，就更好了。没想到这个老东西这一次这么无情无义！

欧阳笑天咬了咬牙，满脑子的愤怒犹如毒液遍布全身，随时可能像火山般爆发。6年了，多少风风雨雨都过来了，这一次绝对不能被汉正义这条无情无义的老狗打倒，一定要拿回属于自己和兄弟们的血汗钱。

“你是欧阳笑天？”一个时髦女郎惊讶地望着站在柜台前的欧阳笑天。

这是欧阳笑天拜访汉正义的第二天下午，春光明媚，但整个城市却充满酸臭的气味，让人恶心，与这春光极其不和谐。讨债无望的欧阳笑天本打算将帆布袋子里的100多个胶卷冲洗后就回西齐，兄弟们在等待自己回去解决一堆的麻烦事，尤其是提前支付给汉正义的那批货款是银行贷款，马上就要到期，银行已经

发出了警告，如果还不上，铁哥们就要关门了。

欧阳笑天转身上下打量了几眼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性感女郎：一头飘逸的长发，两汪清泉般的眼眸水波流动，丹唇上涂抹着在西齐市从未见过的闪光油彩，身穿一袭粉红的连衣裙，裙摆超短，一双粉白的玉腿修长而匀称。一种眩晕猛地向欧阳笑天袭来，他仿佛回到了过去，回到那个纯情的年代，一切本以为模糊的画面此时却那样清晰。那分明就是梦里最熟悉的眼波，要怎样才能相信自己没有产生错觉？他想开个玩笑。

“欧阳笑天？欧阳笑天是谁？”

欧阳笑天故作惊讶，联想起出门前妻子反复叮嘱，深圳是个开放的城市，五花八门什么人都有，要万事小心。谁又料到这五花八门的人还包括了她——王婷婷，那个自己从情窦初开的岁月就一直念念不忘、完美得无以复加的女人。

王婷婷围着欧阳笑天转了一圈：这个人中等身材，个儿不算高，却让人觉得很结实很可靠，脊梁挺得笔直，头发粗硬得像铁丝，还非要在鬓角处拐个弯，脸庞棱角分明，浓眉大眼，眼神中透露出果决与刚毅，眉宇间还隐隐残留着当年的英气。她疑惑：“难道是我看错了？我跟欧阳笑天可是多年的老同学，应该不会认错的。你真的不是欧阳笑天？”

欧阳笑天盯着眼前这个成熟而性感撩人的女人，哈哈大笑：“哦，想起来了，你是王婷婷，西齐市第一中学的校花，当年在西齐市就已声名远扬，现在更楚楚动人了。”

“那你是……”

欧阳笑天再次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女人。想当初，王婷婷一直对自己若即若离，高中毕业以后就一直杳无音讯，没想到今天能在深圳遇上。“没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呀……”

王婷婷退后一步：“如果你不是欧阳笑天，那你怎么知道我的？”

欧阳笑天从帆布包里面摸出一个盒子打开：“这是我的名片。”

王婷婷接过名片，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欧阳笑天”几个字，不禁娇嗔道：“你这家伙，要我呀，还是那么没个正形儿！”

欧阳笑天伸出手，握住她的手：“开始我是不敢确定，没有想到我们的校花现在这么漂亮，简直就是深圳市的市花，你说，面对这么一个大美人，我敢贸然相认吗？”

“欧阳笑天，你这人怎么还是这么讨厌呀？”

“不是我讨厌，现在这个世道这么混乱，我出门的时候，我老婆就反复叮嘱，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万一你是在骗我，是另有企图的坏人，怎么办？”

“你这人怎么越说越没谱了？”王婷婷抿嘴一笑，见欧阳笑天眉舒目展，又问道，“你刚才说你老婆，你结婚了？”

欧阳笑天嬉皮笑脸地搓了搓手，昨日遭遇汉正义羞辱的糟糕心情顿时烟消云散：“是呀，父命难违，结婚半年了。”

王婷婷咯咯大笑：“你不是考上了华北工业大学吗？那可是全国重点大学，现在应该混得不错吧。”

“我学的是土木工程，没有什么出路，工程设计得再好也是别人的，到头来我都只是个建筑工人，那样一辈子也娶不到你呀。于是索性退学赚钱娶老婆了，这次到深圳是来洗胶卷的。”

欧阳笑天诙谐的话语让王婷婷脸上堆满了微笑，眼中泪光一闪而过。看着他，往事不禁浮上心头。

当年父亲为了权和利，将心上人如同礼物让给上级，又在上级的撮合下与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结了婚。现在父亲贵为西齐市的副市长，其实是用可耻的交易换来的。王婷婷一想起母亲那因为夫妻感情不好而忧郁的眼神就对父亲恨之入骨，尤其是在母亲带着对父亲一生的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王婷婷决心远离父亲，她出国了。

海外的漂泊生涯远比想象中艰难，无论是事业还是感情都屡遭挫折，甚至相恋多年的未婚夫也离自己而去。万般无奈之下，她选择回国。也许是上天的安排，在从美国回来的飞机上，她遇到了汉正义。盯着汉正义头顶上寥寥无几的几根头发，王婷婷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当汉正义淫邪的眼神落到她高耸的胸脯上时，她真想上前抽他两个耳刮子。可是这个男人实现了他的承诺，让王婷婷进入了银行系统，进入了那个小圈子。此后王婷婷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游走在金钱与权力之间，不知有多少个夜晚，她在梦中惊醒后扪心自问：这不该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女人不该是男人的附庸！

望着欧阳笑天，王婷婷心底那个久远而宏大的梦想不断升腾，直觉告诉她，眼前的这个人应该就是我们惊天大计划的最佳合伙人。不过，现在还要试探试探这个男人。

王婷婷轻轻地拍了拍欧阳笑天的肩膀，撅着嘴娇嗔道：“讨厌，那么多建筑工人难道就不找媳妇了？我们这么多年没见，得好好聊聊，听我的，我的大摄影师，你先把胶卷交给他们冲洗，我请你泡吧。”

“泡吧？什么叫泡吧？”欧阳笑天望着这个曾经让自己朝思暮想的女人，想

起昨天汉正义那张冷酷的面孔与还在西齐等待自己好消息的股东，苦笑一声：“我现在哪有心情泡吧哟！”

“你不去？那我回家了。”王婷婷转身欲走。

欧阳笑天一听王婷婷要走，心里犹如猫抓：“别，等一下我。”于是将帆布包往柜台上一抖，近百个胶卷撒满了柜台：“师傅，3天后我来取。”

欧阳笑天跟着王婷婷走到了公交车站。王婷婷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转身望着欧阳笑天一笑：“大摄影师，深圳的傍晚是多姿多彩的，它不仅仅有夕阳晚霞，还有更多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秘密。”

“秘密？什么秘密？”欧阳笑天望着眼前这个说话文绉绉又有点故弄玄虚的女人，心底发出一丝苦笑，在这个欲望像馒头发酵一样膨胀的城市，还能有什么多姿多彩的夕阳？那都是扯淡。

“我们坐上公交车，你就能发现了。”王婷婷拉了一把欧阳笑天，上了公交车。欧阳笑天还没坐下，就听到后排有个人在扯着嗓门打电话：“这批钢材运到蛇口码头，我已经联系好了一个大仓库，可以存放上千吨钢材。”

欧阳笑天听罢吓了一跳：这家伙衬衣皱巴巴的，应该刚进城不久，还上千吨钢材，不会是神经病吧？

望着满脸怀疑的欧阳笑天，王婷婷拽了拽欧阳笑天的袖口。欧阳笑天回过头来，盯着王婷婷，小声问：“这就是秘密？是神经病吧？”

王婷婷扑哧一下差点笑出声来：“人不可貌相，今天看上去像农民，明天就腰缠万贯，这种例子在深圳数不胜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二人转了三道公交车，用了近一个小时，在深南大道找到了一家临街酒吧。走过花花绿绿的走廊，忽明忽暗的角落里尽是一些神情迷醉的红男绿女，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得欧阳笑天两眼发花。“这边是迪厅，太吵了，我们到后面的静吧。”王婷婷拉起欧阳笑天的手，欧阳笑天觉得浑身如同电流穿过，暧昧不清的灯光挑动着他本就蠢蠢欲动的心，欧阳笑天有些痴醉在这红酥小手里了。

二人选了一个靠窗的位子坐下。看着眼前这个有点手足无措的男人，王婷婷浅浅地笑了笑，给欧阳笑天倒上了红酒，转动着手上的酒杯，一股醇香轻幽幽地扑鼻而来。

王婷婷的目光让欧阳笑天心跳加速，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他将目光投向了窗外。夜色渐渐浓了，华灯初上，映得这座似乎永远喧嚣的城市熠熠生辉。看着大街上忙忙碌碌穿梭不停的人群，欧阳笑天深有感触地说：

“西齐市就是再发展10年也赶不上深圳，改革开放真的让深圳人先富起来了。”

“你现在不也是铁哥们公司的总经理嘛！”王婷婷举着杯中的红酒，望着若有所思的欧阳笑天，“你也是西齐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我相信，有理想有抱负的人无论在哪里都能成功。”

“婷婷，你就别拿我开心了，你又不是不知道，西齐地处边陲，能称得上产业的用五个指数都富余。铁哥们成立这么多年，靠照相、冲洗胶片这种小买卖能赚多少钱？”

欧阳笑天抿了抿杯中的红酒。与眼前这个性感撩人的女人一起品酒，他突然觉得自己还不如公交车上那个打手机的农民，脸颊不禁有些发热：“不怕你笑话，我还是第一次到酒吧喝酒，第一次喝红酒……这几年好不容易靠冲洗胶片赚的那点儿钱在电脑生意上全亏光了，还欠着不少银行贷款。”

“你刚才说的没心思就是因为这个？”王婷婷放下手上的酒杯，素手指着窗外来去匆匆的人群，“深圳这个地方是繁华，可你以为大街上南来北往的都是有钱人吗？有些人说不定还没有你有钱呢，但是他们依然在为自己的目标奋斗，他们中的某些人也许就是中国将来的亿万富翁。怎么说你也在商场上闯荡了好几年，有的是经验，怎么越闯越堕落、越没有信心呢？你知道女人最欣赏什么样的男人吗？”

欧阳笑天呵呵一笑：“不知道。那女人究竟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旁边一张桌子，朦胧的灯光下，一个秃顶男人左手搂着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姐，右手从口袋中摸出一沓钱，塞进小姐的内衣里面，趁机一阵乱摸。

王婷婷顺着欧阳笑天的眼光看过去，一笑，伸过酒杯碰了碰他的酒杯，抬手捋了捋头发：“欧阳笑天，不会吧，难道你没见过这种事？有钱人都这样，纸醉金迷，等你有了大把的钱，到时候说不定更过分。”想当初飞机刚刚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汉正义那个老混蛋就一把搂住自己，这两年更是将自己当成淫欲的工具，现在到了他该出血的时候了，眼前这个男人一腔抱负与单纯，正是自己实现计划的好伙伴。

“别瞎扯了，我现在哪还有心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生意场就跟战场一样，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败了，就要在失败的地方将损失给补回来。男人站直了就别趴下，倒下了站不起的男人，将来怎么可能像对面的那个老家伙那样潇洒呢？”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可你是市长大人的千金，你都不在西齐市发展，像我这样一个小老百姓，本来就一没钱二没权，还要遭受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算计，你